元季伏莽志

元李伏莽志卷之九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李思齊 張良弼附弟良臣附

思齊字世賢汝寧羅山縣人至正十二年與李察罕同起義兵襲破羅山朝廷授之爲汝寧知府十七年二月思齊與察罕以兵自虢援陝西思齊授爲四川行省右丞十八年正月思齊察罕合兵于鳳翔是月詔察罕屯陝西思齊屯鳳翔四月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等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入蜀察罕駐清湫思齊駐斜坡張良弼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帖木兒駐通渭

定侯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思齊同良弼謀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五月思齊又殺郭擇善（擇善同僉樞密院事）二十一年正月思齊進兵平伏羌縣等處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思齊遣兵擊之是月思齊受李武崔德等降九月四川賊兵陷川東郡縣思齊調兵擊之十一月思齊與察罕遣兵圍鹿臺即攻良弼詔和解之俾各還信地兵乃還二十二年（正月）詔思齊討良弼平襄陽時兩軍仍不和故有是命二月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奉詔諭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退保鳳翔使至進兵益門鎮使還復歸鳳翔三月思齊遣兵攻良弼至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二十三年四月思齊與孛羅互相交兵六月孛羅方奉

詔討襄陽擴廓部將歹驢等駐兵藍田七盤思齊攻與平遂擴
盩厔踵襲其後孛羅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思齊受擴廓
命同貊高攻之竹貞出降二十五年正月癸亥元封思齊為許
國公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擴廓軍中以孛羅襲據京師命擴廓
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各統軍馬奮義恢復六月皇太子加
思齊銀青榮祿大夫邠國公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
川行樞密院事二十六年二月擴廓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陝
西張良弼拒命思齊與脫列伯孔興等兵亦與良弼合初思齊
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平而良
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亦皆以功自恃別為一軍莫肯統屬擴

廓乃遣閔保虎林亦攻良弼于鹿臺于是思齊亦與良弼合七月甲申詔以思齊爲太尉是月擴廓遣閔保虎林亦合兵渡河會竹貞商暠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思齊請詔和解之九月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捲萬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思齊開通川屬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二十七年正月思齊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五月思齊遣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黄連寨閔保虎林亦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貊高等爲變閔保等夜遁思齊述解而西六月思齊據長安與商暠拒戰侯伯顔

達世進兵攻思齊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思齊思齊知關保等兵退遣蔡林等破其營侯伯顏等奔潰七月思齊遣許國佐楊薛飛會良弼脫列伯屯兵于華陰時朝命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遣部將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八月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兵擴廓自潼關東肅清江淮思齊自鳳翔西進取川蜀禿魯與良弼孔興脫列伯取襄樊十二月詔禿魯總統良弼脫列伯孔興各枝軍馬以思齊為副總統傑關中撫安軍民脫列伯孔興出潼關及取順便山路渡黄河合勢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不奉命又詔分潼關以西屬思齊以東屬擴廓各罷兵還鎮于是關保退屯潞州商暠留屯潼關是

歲冬明帝以書諭思齊良弼書畧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羣雄欲成伯功者甚衆然處非其地徒擾擾以傷民今十有七年矣功業之建縣乎無聞邇者吾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至中涂獲王保保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險數年之間民無一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君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橫遭塗炭耳區區雖昧于見聞然常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討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幾頗知一二況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相為將用分富貴于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

二公之怒直詞相告二公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為尊撫定關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尊于上公卿將相各安于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據一方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身名俱滅比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已為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若吾以用兵爭强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立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爭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為不然鷸蚌相爭漁者得利悔

將無及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二月元詔削擴廓爵邑命

思齊與禿魯討之是月明兵已至河南思齊良弼俱解兵西還乃（遣使將傅鄜去以士師班态）

思次渭陽良次櫟陽三月明兵取河南思齊良弼會兵駐潼關

以拒既而明以火焚良弼營思齊退守葫蘆灘調部將張德欽

穆薛飛守關及明兵入潼關（將馮宗異十四月甲子戊）思齊乃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鄜

城五月李克彝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思齊為總兵駐兵岐山是

月思齊部將虎林赤脫列伯張意據盩厔商暠據武功李克彝

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七月思齊會李克彝商暠張意脫列伯

于鳳翔思齊時以太尉守鳳翔總轄山外二十四州之地明帝

遣（察）參政係希孟都府經歷王均美等與侍衛指揮毛驤張煥盟

為昆季飲生雞血酒為誓帝即鞭布孟均美鞭之遣貴勅往諭思齊思齊不聽縛布孟等于陝西菜市剮之閏七月元詔思齊南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與擴廓等四道進兵思齊兵未出擴廓已退守太原八月庚午明兵入元都洪武二年三月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癸卯常遇春馮宗異從陝西進取鳳翔丙午思齊奔臨洮思齊據關陝秦隴之地西至土蕃南至磯頭關東至商雄北至環慶皆思齊主之精兵不下十餘萬副將許國瑛穆薛飛守關中張良弼孔興脫列伯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明兵入關良弼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于是思齊懼率所部亦西奔焉惟薛平章被遇春擒之

思齊迺至固關見萬木夾道遣人砍木截路以阻襲軍遇春令
軍士步者扳崖踰嶺騎士斷木焚之四月至鞏昌土官汪靈真
保降十工卜（丁丑）達遣宗異追思齊至臨洮土官平章趙脫兒挾思
齊（出）降達令金吾衛指揮潘尋守之（臨洮）令騎士送思齊與兩土官赴
京初明將在鳳翔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即良弼）之才不如
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
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蕃夷北
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鬭其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
軍蹙之思齊不西走湖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
遂移趨隴西下鞏昌矣思齊之在鳳翔也明帝又以書諭之曰前

日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柳元吏
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〻
落〻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
軍不知意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
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
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
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
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
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彼戎面從然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

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邊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汝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叅臨洮琦等思竊質夫婦女避匿山谷間思齊竟舉臨洮降琦等亦來歸（琦即趙脫兒也世為元土官狄道人氏）五月乙卯達并遣指揮曹宗以所獲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黄金百兩送陝西行省十月明以思齊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洪武三年思齊從徐達破定西王保保還取與元是冬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

各二十四疋辛巳陞思齊為中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八月明以思齊子李世昌為金吾衛指揮同知詔曰昔君天下者嘗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蓋為爾父遺將大亂能率衆以保關內是有以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印隴從胡人復仇我中國者無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嘗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其官永為世襲爾懋哉九月戊辰思齊卒年五十二思齊于洪武六年從徐達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時遣醫官療治

親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為懷遠將軍同知
金吾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為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
心妻陳氏臨汝人也亦自經元年三十三事聞贈淑人諡以貞
烈合殯于上元縣之向邨帝親製文遣使以祭之文曰卿昔為
民中原時逢世亂猶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閭中
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行
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其君遁
去中原之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卸隴從
胡為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艸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
思父母之邦義忠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夫

何久疾不痊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惻鄉沒不勝痛悼今遣其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洪武八年正月辛未于雞籠山廟增祀故功臣等百八人思齊與焉。别傳載思齊于洪武七年奉帝命往諭沙漠河南王々保々至則侍之以禮留數日遣歸令騎士送至界上騎士辭思齊曰総兵有旨請留物以作遺念思齊曰我為公差遠來無以留贈騎士曰請留一臂思齊于是斷一臂與之還京而死

張良弼字思道陝西人從李世賢起義者初起兵時元授官宣慰使至正十八年四月同察罕李思齊討李喜々于鞏昌喜々

敗入蜀良弼駐兵秦州後與思齊同謀襲殺拜帖木兒分領其兵二十一年十一月察罕思齊遣兵圍鹿臺攻良弼詔和解之二十二年朝廷以李張不和即詔思齊討良弼三月思齊兵至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二十六年二月擴廓調度各處軍馬良弼首拒命仍與思齊等兵合七月擴廓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貞商暠約思齊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思齊請詔和解之二十七年正月良弼會思齊脫列伯于含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七月思齊遣良弼等屯兵于華陰八月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命良弼與禿魯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十二月詔良弼等總統各枝軍馬合勢東行共勤王事

良弼等皆不奉命是歲十月丙辰明祖有書諭良弼書載思齊傳二十八年二月元詔良弼等討擴廓會明兵至河南于是解兵西還次于櫟陽三月明兵取河南火焚良弼營時良弼會思齊兵于潼關懼奔鄜城思洪武三年思齊降明後良弼從慶陽走寧夏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自與金牌張歸附擴廓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先遣湯和部將謝三往招之又遣薛顯將兵赴慶陽良臣出降蒲伏道左遣暮良臣以兵劫其營明師潰敗薛顯被傷適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以慶陽城高險可據以兵守之其士卒亦皆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王保保為聲

援賀宗韓札兒為羽翼姚暉萬行之徒為爪牙故復據慶陽以叛達恐其黨羽相為煽亂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再駐師東原分遣諸將圍其城良臣遣竹哥往寧夏求援至環州被獲七月王保保部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又陷涇州欲來援慶陽馮宗異自驛馬關引兵擊之札兒遁去八月良弼遣右丞王讓等以白繒衣與良臣為信且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為我明師軍所獲良臣數出戰不利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噉之姚暉等以城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弼亦終于王保保軍中

論曰元季羣雄蜂起豫陝之間獨推李張然皆乘時逐利非有撥亂反正之志也其主既出或降或竄固其宜哉

納哈出

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初官元萬戶至正乙未六月明兵克太平擒納哈出帝以其為世臣子孫待之甚厚納哈出惟欝欝不樂帝遣降將黃儔察其去就儔見之即言帝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為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儔以告帝帝曰吾固知其心也謂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强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謂其心難測舍之去恐遺後患不如殺之帝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汝有父母妻子之思念還歸仍從汝主于北厚贈之使還納哈出等辭謝而去洪武二年四月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為邊患明帝

閒之遣使以書與元主曰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机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已有為退可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國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為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遯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適變于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為生事耶抑君失其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為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為君熟計當限

地沙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絶其祀毋爲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强盛可謂有志之士甚爲之喜故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所遣内臣至將軍營即令其還書不多及三年五月帝又遣使以書諭納哈出曰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俘實存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荷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梁帥

擁衆北奔比之閩中諸人相為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策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犲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路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于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俯撫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爾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貽後悔四年六月特

遣斷事官黃儔賫書諭納哈出曰 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鎮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主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為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万者有二十五万者有十五万者有十万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因聚眾傑亂遂渡江與將軍會

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群雄無成訓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我俘虜惟元君奔北自此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是月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謀殺指揮同知劉益右丞張良佐等擒彥翬殺之洪保保走納哈出營良佐以其事上聞帝諭中書省曰本

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七年十一月納哈出引兵寇遼陽千戶吳壽等擊走之八年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使葉旺大敗其兵當納哈出未寇遼東時帝先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虜必乘勢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暠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

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竟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冰為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西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旂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

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候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惶惧北奔趋連雲島過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俘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遂至猪兒峪獲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神筭何能有此旺遣人送乃剌吾至京群臣請戮之帝不許命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十一年六月遣使賫詔往金山諭納哈出詔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机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忠則忠矣何昔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

昔者汝被擄于江東朕特縱爾歸北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爾死乎生乎若以凡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汝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心推之盡殺勿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賫者萬戶黃儔捧朕命而往宣儔之所顧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于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爾今與朕守邊將士拒衍

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往若能通一介之使嘗前日之怨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于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十二月帝又詔諭元丞相哈剌章孛子兒驢并納哈出曰向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卿等獨奮忠伏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然十有一年今聞偏君因疾而奔在卿等可謂有終有始良且之名播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此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此乃人倫正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禮難備

拘從賢則吉夫當流離之際而為臣者猶能竭力為之不絕有元之祀美聲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論但以立君為名而內自有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耳況同類胡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卿等富貴如風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深可慮也十九年十二月帝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二十年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前軍都督商暠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伐帝諭之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

克慶州則以全師克搗金山出其不意納哈出即可擒矣既而
仍遣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闍撒里達溫豁子晃失
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悉歸朕自甲辰春親定
荊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
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于是息民于華
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聚兵愈出
沒不常意者欲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
人心雖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
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
何如也嗚呼天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

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事于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
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三月馮勝等師出松亭關
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大寧五月丙寅帝遣使
責勅諭馮勝等曰往者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
陽千八百里朕計其雖起營北行而猶慮詭謀竊發宜嚴為之
備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帝再勑馮勝等
乘機進取不可稽緩六月丁酉勝等進師金山至遼河東獲納
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疋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
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
勤乃剌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

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
覘情形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至漠北虜主
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
免還納哈出所備以明帝撫息之恩語其衆〻于是多有降意
癸卯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丁
未遣副將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
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
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
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適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哈出于是
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

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嘆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乎遂率數百騎向指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回酌酒酬玉玉請之先納哈出即飲泣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捽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即遣觀童往諭之于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營所

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埜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將卒妻子及輜重南行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七月戊辰帝賜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疋鈔一千貫又以素金帶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賜其將那不罕等及銀鈔各有差仍遣使賫鈔三十萬錠織金文綺三千疋送赴燕府以備賞賜納降部衆丁丑晉王失剌八禿與雲安王雲吉兒的郡王桑哥失里和尚國公等皆納哈出 部將亦來降馮勝遣人送至京乃遣定遼侯王

漸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于信州道為虜所襲亡馬七百餘匹信州即納哈出所屯一禿河也八月庚戌遣指揮李隆往賜納哈出文綺帛各十疋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賜其妻衣錢線靴全國公觀童宗王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撻溫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木兒同知裴加思平章晃失台院判察罕帖木兒參政徹里帖木兒並賜文綺帛各一疋白金二十五兩乙卯帝命耿忠于永平撫安降附達達酋長軍士及給賜納哈出妻子米五百石達達將軍士男女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九人布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疋綿襖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領皮襖五千三百五十三領冬衣及色絹衣三萬二千二

百四十餘襲丁丑勝等以納哈出所部官屬將三千三百餘人
馬二百九十餘疋金銀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
十五歩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
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叅知：縣三十二各院使同知樞密八
十一僉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諭使副使僉事一百八
十九万戶千戶路府州揔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
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
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
十六廉訪司使副塩運司使副六衛帥府使一治書安撫司農各
一大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使

司副經歷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一千四
百餘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徂征之師玁狁
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汎掃致醜虜之來歸喜溢臣
民歡騰遠邇臣勝等切惟納哈出以獯鬻之遺孽亡國之賊俘
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敍僇我信使寇竊我邊陲
上違逆于天心下阻遏于聲教除殘去暴爰興問罪之師授節
鉞戎摻叅揔師之寄得佐效忠而致力士卒賈勇以爭先軍威
遠震于虜庭義氣橫飛于瀚海兵有不戰之勝敵無交刃之虞
其納哈出即指軍門納款輸誠格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
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羶之穢是皆皇帝陛下

神謀運于宥密睿智發乎先幾故能豫制于万全是以成功于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獲殫犬馬之驅馳少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覩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坤之覆載九月戊寅朔納哈出至京入見帝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机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情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于悠久延祿位于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于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澌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

為推誠輔運欽承効力輔臣治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戚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官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帝以納哈出之降乃剌吾與有力焉陞授千戶仍賜以金帛庚辰納哈出上表謝恩獻馬三百八疋壬午賜納哈出織金文綺冬衣各一襲丁亥又賜羊十羖酒百尊己巳賜納哈出等三百一十八人白金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文綺帛二千九十四疋鈔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錠丙申賜納哈出部將二百餘人衣鈔鞾襪丙寅命納哈出祿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給之二十一

年七月辛丑納哈出卒納哈出性耆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水沃身因得疾帝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傅友德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于舟中帝聞而憫之詔歸其柩于京師葬都城南門外八月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二十六年瀋陽侯坐藍玉黨伏誅

論曰納哈出比王保保似稍優矣然見明兵所過而其主猶之局不能非欲循衣以自保耶何足道臣例豈可論哉

陳友定

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建福州福清縣人後徙汀之清流為清流明溪人世業農為人沉勇喜游俠幼孤傭于椭州富室羅氏時病頭瘡然其狀甚魁偉有智略即採樵為戲輒設隊伍羅翁奇之將以為壻其妻不悅呼為瘡頭即因失驚而潛出宿于

鄰人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交定大吳之乞于羅翁妻以女俾習商販輒耗其貲壬辰兵起所在騷動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友定以壯士見公安與語奇之令統所集民兵署為黃土寨巡簡於是寧化曹柳順擁衆數萬據曹坊其黨八十餘人突至明溪索馬衆莫敢拒友定酒半酣與衆勇士紿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溪友定發老弱登寨誓其佁猶類正探々通胡蟜等五百人乘柳順營旬馳擊之斬獲無算追屠曹坊擒柳順以歸臺省官咸器之從福建僉都 元帥吳按灘不花討汀延邵建諸山寨以功授清流縣主簿尋陞縣尹鄰寇數十皆所剿平陞延平路總管吳按灘不花將衆人紅巾寇據邵武袁義兵克復之

校補遺 行
省參政

至正戊戌五月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
陷邵武路十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總管以禦之戰于黃土獲
其將鄧益克明遁去遂拜友定行省參政十一月癸卯克明又
進兵圍清流友定駐兵于平安寨間道夜襲大敗之追至寧化
而返綏峪嶺關寨及南北寨守之是年四月守漳州右丞羅良
遣僚佐由海道運粮抵遼東以給行在軍招授光祿大夫封晉
國公仍守漳州良遂設南詔屯田萬戶府辛丑鄧克明復轉掠
永豐寧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遂陷寧昌破杉關掠光澤道順
昌以攻建寧西北立數十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机弩攻突不少
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盡平章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

可解八月友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突圍入城衆嘩呼曰陳揔管來吾屬生矣友定叱守將阮德柔閉北門焚撖欖山砦還奪水南砦敗之于菱角塘萬安州賊殘溺者千餘人孫通等尋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友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輙遮殺之度三閩以適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壬寅五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陸並進一由順昌出將樂一泝延平溪而上清流會攻汀州克其城既復汀州遂有據福建之志咸延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縣倉庫悉入為家貲收官僚子女為臣妾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威鎮閩中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閩中八郡皆其所守至正十六年復

置福建行中書省十七年改建寧路總管府二十二年立建寧分省十八年立泉州分省二十二年西域那兀納等寇泉州掠之二十六年為友定所取于是福建諸路及廣東潮州並入焉乙巳二月己丑翔友定侵處州明參政胡深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擊敗守將岳元帥遂下浦城四月己丑朔胡深攻克建寧之松溪獲友定之守將張子玉而還五月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并攻之因規取八閩明祖曰子玉驍將今為我擒彼必喪胆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命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六月壬子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參軍胡

深被執殺之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亮祖欲攻之深視氣侵
不利亮祖廻深使進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
深不獲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友定率千將賴正孫等二千餘人
突與深戰德柔逆兵夾攻深馬蹶被執友定頗寬遇之深具道
明帝威德并陳天命所在援竇融歸漢事以撼之友定笑曰已
既被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時帝以良馬金帶賜深會元使王
督逼之遂殺深及明使丙午友定平興化泉州二路興化林珙
與惠安陳同柳栢順仇殺引省阿那巫及亦思巴奚兵攻劫累
年時栢順據興化行省檄友定討捕酋魁遂擁兵南下四月阿
那巫黨白牌馬合謀金阿里等攻興化迎真門友定之子宗海

已領兵夜入城中明日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白牌等見城門驟開已疑及見兵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益恐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兵直前搏執之亦思大敗僅屍數千追擒白牌等殺之餘衆奔潰所在農民以鋤鋌擊殺惟逸四騎去是日友定師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柏順在城中聽令而同與珙皆歛兵奉約束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戰敗餘衆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那巫之亂友定命宗海督柏順及同等兵合珙水軍並攻泉州友定自以師繼之五月克泉州擒阿那巫等至是興泉二郡始免亦思之禍八月戊寅以李國鳳為中書左丞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于是大脩城池繕完守備

分遣諸將各守郡縣九月友定陷漳州路長汀人羅良授漳州總管與友定素有隙九月友定使至漳良獨不爲下以書責友定友(日書在後見首錄此)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三千人操强弓毒矢伏江東以待之戒有警勿輕移一夜友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揚言奪海舟東潮直下千夫長張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于馬岐山敗績遂圍城環攻旬月良誓死以守城中矢石俱盡良常誅百夫長盧清其子善繳在幕下延友定入城良與巷戰死之友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完固乃鑿山以洩之西縮城之西北凡平闕諸寨三百餘奄有(分總制郡事理問張某改築東西北三面視舊基小一千餘丈獨東南仍舊沒河三百五十丈)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督循梅惠

等州王翰廬州人江西行省郎中元亡屏居永福山中洪武中以荐被徵自戕時友定得良書大見書略云足下為叅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乎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乎天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僇百司之職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賍官僚為臣妾口雖言為國心寔私圖耳跬步之際眞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太憤十二月阮德柔遣使納款于明明祖詔以原官守郡德柔卒即為友定所并丁未五月戊寅以空名宣勑遣付福建行省命平章政事曲出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友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

人以摠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嘗由福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遂于建陽因閩越王大潭城址增築之以備明兵時閩入貢大都道路阻絕癸未福建行宣政院遣貢舶以歲幣錢粮由海道抵登萊其得達者什之三四元主嘉之甲申諸將言于明祖曰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明祖曰吾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友定據閩已久積粮負險以逸待勞我師深入主客勢乖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己知彼徐而取之未晚也九月朱亮祖封方國珍國珍求援于友定友定恨其部下悮殺海戍不之援十月明祖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副之戴德從征取福建十二月丁

已明兵渡杉關取邵武路時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潮諸路皆友定所據廷瑞師攻杉關勑政為指揮戰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沈友仁費子賢秉勝畧光澤下之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至建陽守將曹復疇降留沈友仁守其城戊午明命湯和廖永忠吳禎等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帝問平閩諸將于章溢即日詔李文忠出師從浦城取建寧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率部將繆美領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友定守禦偏將胡璃某悍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俱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璃不為意閉關酣酒而臥繆美武德乘夜兩斫關入璃醉

悉手及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叉遂敗死進攻鄧益銅舡山寨文忠不敢輕進屯浦城待海師消息友定大驚自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寧庚午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適行宣政院使朵耳死之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明師入杉關乃留賴正孫謝英輔鄧益以衆二万守福州自率精兵守延平以拒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竟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曲出所殺明師登岸將圍城曲出〻南門迎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是夜叅政袁仁遣人納款明師于臺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湯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

門出走延平曲出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不屈下獄死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官積薪樓下縱火焚其妻女遂自刎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分兵狥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先是和等率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棄虜而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戊申即洪武元年正月叅政袁仁遣宣諭使閔住至興化諭降友定所設府判徐昇及元帥王思義萬戶等密謀殺閔住及經歷鄭元明盡取豐盈庫銀帛驅其兵走泉州耆民李子誠吳彌明等首倡迎降之說往福州全城歸附壬午胡廷美師至建寧守將達里麻與叅政陳子琦

諜曰明兵自入杉關其鋒不可當今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備蓄尚富可以拒守彼攻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廷美等數與挑戰因守不出明師攻圍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壬辰廷美整軍入城執子琦送京師明帝遣使招諭友定友定乃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于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湯和師至延平陽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欲作遣參政文陳游兄精止保寧大戰不服多見）于衆曰彼兵方銳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閒而動必有可勝遂嚴杉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出奔士卒多踰城夜遁圍城凡

十日友定閉門堅守湯和奉命招之降友定力拒之曰我為元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貴耶子宗海叩諫不聽及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明師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徐大興攻東北廖永忠攻西南鼓譟甚迫友定見勢窮蹙又聞李文忠胡廷瑞兵亦逼近乃與謝英輔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因退于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曰哈麻具服北望拜泣與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明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宗海聞父兵敗自將樂來降并執之友定至京見帝帝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

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窃披偷方負國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遂帝猶欲釋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銅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死初胡深入閩為友定所害至是帝命深子禎臠其肉以祭深并殺宗海。友定被執作詩云失勢非人事重圍戰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

論曰友定自復汀州即有竊據福建之志遂取倉庫官僚子女是何心哉宗海同父被執身死明祖并誅之惜哉

逆黨傳

賴正孫

正孫與友定全起事者先與胡端等五百人破曹柳順明将胡深攻建寧友定率正孫等將兵二千突與深戰深馬蹶被執正

孫復為友定同僉友定命守福州既而明師破福州與謝英輔開西門出走明師破延平正孫出降

陳子琦

子琦友定偽叅政胡廷美師至建寧守將全僉達里麻納款于明副將軍何文輝營廷美整軍入城執子琦送京師

金子隆　馮谷保

二人皆友定偽將友定既敗二人糾合清流寧化散卒陷將樂殺知縣馬源主簿蘇燕善秉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得聚千戶李中擊卻之復與官軍戰于城南橋指揮蔡玉奮擊大破其衆追至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固守沐英遣兵夾攻破

汾谷保七月李文忠攻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子隆及其黨閩地悉平

阮德柔

德柔友定偽將為友定守建寧鄧克明攻建寧友定來援令德柔開城北門焚椒欖山砦還奪水南砦敗之于菱角塘胡深攻建寧德柔屯兵錦江遏深陣後執之至丙午十二月納欵于明

小表忠諒傳

白哈麻

白哈麻官達魯花赤明師破福建友定已仰藥飲之哈麻具服北望拜泣遂自經死

伍宗堯

宗堯清流人盜起邑人推宗堯為長庚子鄧克明來侵宗堯與其子四人率兵決戰皆死

陳瑞孫

瑞孫福寧州人為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友定被執憤罵友定殺之長及幼女皆投井死

孔楷

楷元桀安令以兵拒友定被殺

詹翰

翰建陽人保障一鄉不從友定遂被害

獲獨步丁

步丁廣東廉訪使僉事聞居寓福州賊以石繫其脅投井死

呂復

復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命攝長樂縣尹賊至引絕自經死

韓準

準官侍御史請老未報藉藁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其室救準取而枕之侍屬及向吏曰必欲之并取吾首去乃已後病不飲藥而卒

迭里彌實

彌實漳州達魯花赤也湯和傳檄至漳州招諭之彌實從容指廳

事具公服北面再引斧斫其印文大書手板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佩刀刺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儼如生

小諒傳

謝英輔

英輔友定偽副樞也與賴正孫仝守福州城破後與正孫自西門出走自經死

陳八

八福清參軍明破關後八棄官不仕藏友定像于家友定長身巨目狀貌偉然其家世祀之

高蹈傳

藍光

光江西人官行省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復光揔藩幕獨寀寀持正偶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豈貪祿者哉明兵下全閩光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卒

王翰

翰字用文靈武人先世齊人隔于元昊元初從下江淮授領兵千戶賜姓唐兀氏鎮廬州家焉翰襲爵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名除廬州府治中陞同知又陞理問官理永福羅源二縣拒泉州土帥柳萃四境又安擢福建江西行省郎中友定留居幕府每有匡益敬而憚之表授潮州路揔管兼督循德惠

三州友定敗浮海抵交趾界隱居永福縣東之觀獵山屏跡為黄冠服十年辟書再至語其家人曰吾所以不死者為無後也今有三男子得死所矣長子偁才九歲屬其友人吳海賦詩見志遂自引決以洪武戊午之二月也年四十有六偁仕永樂中為名臣以遠死海字朝宗偁其器曰聞過學者稱為聞過夫子元亡隱居不出卒于洪武末年為文但書甲子為翰墓誌書其殁之歲曰若乾款咻以自寫云

鄭定

定字孟宣閩縣人善擊劍工古篆行書友定辟為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高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歷齊

府紀善周子助教

論曰友定之擾閩也表忠有人不諫有人蒞臨有人即其私人亦解有先後者僻處一方其地非其人耶不死舊臣心為其主者蓋有以率之矣

何真

真字邦佐廣東〻莞人世居東莞之員岡至真始遷惠州生八歲而孤母其氏守志不奪少英偉好書劍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局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乙未歲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真使其弟廸同驍將黄從簡高彬等頻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不幾成奴縛之以獻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為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轄輪車數人推之使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

刑也又使數人鳴鉦樹奴妻喉火奴一號則舉炮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容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惠州人王仲剛者與叛將黄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衆慕其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圍遂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陞同知既而又陞廣東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會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為亂陷廣州殺守將何深大肆焚掠真率衆攻復之號令嚴肅廣人大悅擢廣東行省參知政事進江西行中書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廸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推恩封其二代皆廬江郡公未

幾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
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榮
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率惠
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迭失以歸
戊午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真保障廣南或陳符瑞
勸為尉陀計者即遂而僇之示無二心二月壬寅朔明命廖永
忠為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先遣使以書諭
真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
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
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

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甲戌真籍所部郡縣户口兵馬錢粮遣使奉表迎降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其表請降且遣人田報真至是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明帝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淮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據險擁兵角立于群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于今未見政此與嘆爾真連四郡

之衆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汝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汝之所舉實惟知時堅廼初心以懋厥績壬辰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四月辛丑朔永忠至廣東之東莞縣真率其官屬迎見七月辛丑明授真江西行省參政帝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

本蠻邦之人適者逆亂不遇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寔無他志今幸遇聖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帝曰夫能不貽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加為卿惠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今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士各賜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各進繳真叩頭乞賜藏于家為後世子孫榮帝可之授真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莅官之後德威並用風行霆斷人莫敢犯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洪武三年三月召還還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真初納款

於廖永忠馳榜招諭諸寨誅邵宗愚等餘孽悉平至是收集所部舊卒共三千五百六十人發青州衛守禦真復任山東官一年九月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真請以其子貴參侍東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真同貴往雲南規畫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糧州以俟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尋復本命往廣東收集土豪暨所部兵士共二萬餘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真姪潤弼岌三人皆拜官軍横餘皆授營軍百戶十七年復命真往廣東收集未至軍士閏十月真復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百二十三人送京師間多道亡者請追補之帝曰彼為民久矣今復擾之宜其然也亡者

勿問十八年正月起復真為浙江右布政使十九年十二月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壬寅封真為東莞伯誥曰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而殺生民朝興暮泯接跡于世終不能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爾何真率嶺南諸郡壯士保境全民隣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莫不于爾仰賴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旌旗臨境則未肯附爾真聞八閩與同桂林之徒驅民海上犀生亦不量力爾真獨心悅誠服聲嶺南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褒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

誠之心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爾其敬哉賜鐵券
賜鈔万貫幷賜第京師以其弟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後陞尚寶
司少卿二十一年三月己卯何真卒四月乙巳朔命其子榮襲
父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
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真昔能輯衆保
有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
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嘉其誠錫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
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貞毋墜前業永保祿
位以傳後人敬哉榮後以藍黨誅弟貴宏並坐罪與其弟迪恐禍
及聚衆作亂遁入海島旋為廣東都指揮使所執械送京師誅

之真為人豈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伯王之佐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指為符瑞輒斥絕之及事明祖夙夜敬畏帝亦推心委順勿疑故能以功名終後嗣無祿遂墜厥命哀哉

論曰何真猶漢竇融宋錢鏐也舉義旗保鄉里乘時歸命以功名終賢於人一等矣去盜臣之號而附于其末俾後之人知所勸焉

元季伏莽志卷之十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駁辨

（韓林兒傳）據實錄載劉福通爲呂珍所殺國初事蹟則云福通奉林兒遁于滁州庚申外史又云丙午冬與小明王俱沉于瓜州諸說當以外史爲信蓋明太祖猶惡遣迎者之不義而賜之死則其俱沉瓜步可更無疑矣

（郭子興傳）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滁州挾德崖等爲已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號俱在壬辰

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所紀云是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是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為正耳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寔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明祖守盱眙帝辭不往未幾三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于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寔

錄于早住既亡之後記明祖使人說君用及略其左右以詳于
與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追人泊
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
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詳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
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隨盱眙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
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
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及攷耳乙亥歲
君用殺毛貴旋為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
梅思祖以淮安降明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君用部曲往往皆
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內君用等獨往淮泗間略

可想見

按潞陽王元配張氏側室亦張氏明太祖既納側室張氏女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及公主二則其為寵妃可知而廟祀止及其正嫡無寵及者宜太祖之嚴于禮乎

謙又按實錄記戊子之戰張定邊血犯御舟中矢百餘而走平江洪爾則繫于辛卯相去凡四日實錄戊子之戰常與遇春舟俱擱淺及開平神道碑則繫于壬戌涇江口之戰相去凡三十有五日又實錄紀辛卯之戰廖永忠等六舟深入而鉄冠子傳則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敵舟數四圍之以為不可救張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然連戰輒入以

辛卯乙丑相去又三日以上所撰文皆出宋學士手何以與史錯互如此

明玉珍傳 明氏實錄紀壽輝招玉珍在癸巳十一月但云壽輝都漢陽玉珍歸之誤也壽輝以壬辰春陷漢陽癸巳五月阿魯輝復漢陽乙未七月倪文俊復陷之至丙申冬壽輝方都漢陽癸巳十一月尚在蘄也玉珍之歸天完當在辰巳兩年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雲南在癸

卯十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修于洪武初年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紀而存之也當以實錄為正

明代實錄載二十二年三月甲寅玉珍陷雲南省治七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珍弟明二又載玉珍付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等語雲南之役玉珍不果行至明二被擒尤為無攷

張士誠傳 實錄載徐達帥師圍常州以張九六狡而善鬭乃用計賺之設伏以待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戰既合均用以騎橫衝其陣士信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

則九六之見擄于明在常州明甚後人以陳敬初虞山感舊以為湖橋之戰九六被擒此岐悞之故也而皇明本紀别本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則又曰湖橋而誤指為宜興不知宜興有湖橋常熟亦有湖橋也又查開國羣雄事略云于宋文憲銮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誠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無錫甘露諸寨以武桓之碑覲則基之詩為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碑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慎重似

有意欲疏通証明之者詳考諸書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粮二十万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為上誠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已失弟而備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邪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廖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明既擒士德獲其謀主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乃中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敗走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陷杭州在

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順帝紀及達識貼睦邇傳張士誠為書請降達識貼睦邇令周伯琦招諭之詔以士誠為太尉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正事時士德已為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貼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為明師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甚為明白其悞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創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陳基者頌慕之詞久而不替不獨如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三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君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

史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悞四也
王逢梧溪集云令太尉開藩之三月命部將王左丞成書使雅
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成勅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
事予辭不就他年逢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極〻張楚事
想生洲陵鄰元珠落傾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開
帆若蔽日公說情孚穆生醴楚哲祖逖楫竟折孫策箴天王詔
寵將守將躬蔵祠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遺
老與有謀焉今丙申之秋士德已為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
效其悞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為楊完者所敗然後乞
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

之事已定矣寔録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遣書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紀士德被擒于前而不知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解非事實也其悞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碑為正而實録之悞為無疑也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為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悞也又考寔録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狥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

馬五十四匹舟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
録紀在丁丑相去僅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
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軍調遣常熟之兵
亦聽武寧調遣遂没而不書獨于取常熟下脱士德就縛之事
則以丙申悮紀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
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即明太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之功
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吴録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
尤為無據其他紀載紛如又不足道也蘇伯衡撰明威將軍一
珙墓誌云從南徐持毘陵擊常熟擒張士德亦常熟擒張

之一證也明史藁中山王傳云取宜興攻常熟士誠弟丶

戰爲趙普勝然則士德之就擒定在常熟不在常州而誤

士德擒于常州者蓋常州之役初擒張湯二將繼又擒張德丶

張德悞爲士德遂悞常熟爲常州耳

方行（方谷珍侔）方行字明敏德載吳閔戰守時行拒明師不利退守札溪

題怪石落花一聯于石壁自到矣而其後又載其徒濠有詩氏

湞有詩則明敏固鑿鑿未曾死也然則自刎于札溪者誰哉

附原書紙簽

（一）

諭：元失其馭，天下洶洶思亂，而初發難者韓林兒實戎首也。一童孩豎子，而諸賊奉之為主，斬木揭竿，遂傾元社稷。思亂端，微賈魯之浚河，不至此。嗟乎！秦之亡也以築阿房，天下有變必自以，後遂之可畏哉。

（二）

諭曰：紅巾倡亂，死于之臣若褚不華、述律杰皆卓卓人傑也。王英死視而後起，死而為靈，其信然矣。

〔三〕

從皮仕封賊者四川行省參政答失八都魯也是年五月答失八都魯剋荊門襄兵趨襄陽與賊戰大破之時賊未十万官軍止三千遂用朱迭傑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得義兵三千人編排部伍敗賊于蛮河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賊僞將三十人賊閉門不復出乃相視形勢內

〔四〕

論曰鄧普勝其遇道之流亞歟與友諒普勝氏而亂顏子之斯猶賊也歟吾詳察所去就保境安民非倪蠻子可比諸乎倪之從之矣八明玉珍之福也究之文俊與玉珍俱何在哉

〔五〕

吳建曰元末杞州女向氏擇氏相與滑手十仙女也運主達時玉珍擁川蜀命選宮嬪二女吳為既而向立為后擇退還乃於池中元蓮亦奇枯曰此出留青日札按玉珍后彭氏昇后三氏無所謂向氏后大約贖他之列耳

浣花實曰成都人有子良者能通蘇涉營工巧过之玉珍建標郵亭于流花里置黃多令子良領其事名曰流花營

列八翼包絡襄
城外置八營軍峴
山楚山以截其援因
以中軍四千擾虎
頭山以擊城中城中
縋城爲内應城破
偽守王耕領千騎
西走遇伏兵被擒
襄陽遂平

陳基

其宗取初字某曰
原詩臨海小舟上
之龍其任吳語小舟
無從非能為之評其
詩亦非能所編顧作
瑛輯前後交友詩為
玉山雅集初敬仲以下
即次以敬初謂同華
極力追之不及者皆
將月旦云然其從士
信分領淮安王達以詩
送之云
闕此詩以證其時之
本體征依擬證所
凝會當長淮竹欲
遇烟消清野疾不
傳句羽林衛百萬供休
判幕府初起到豆

事非若使花開能少
用有敦利表夫斟
依風雲天上津無
定解戲人間不凡之識
寄華已過浅水去舟
採遂玉洲春浪一騎
飛既而見他氏標板
益壇之安題花葉
見忽三陣春風一
陣寒已焦長江石
闊千只鎖几箇將勝
醉看待春光到狂舟

論曰世之治也
賢奸錯列當
其亂殆有甚焉
張氏之黃蔡
葉及周仁等仲
宣屑顯戮矣朱
暹王晟雍容有
儒將風潘氏弟
一尚邀大獲福
一技首於淵中
歡其人事宜哉
然天瑞罕大合
淘乱世之反側子
亦不足齒數矣

江通海
通從高士誠元時
至正十六年月降
于明

大淵獻云○暴府深
嚴于滿道學人衡
影岩春美德傳寫
讀從事每念青袍
杜陵道大地風塵裏
未醉扁舟江海去
無明滌大脂叫美巷
旋待參笛中鼓吹
韓
後敬初死九靈山人
以詩哭之云○白髮江
湖一病男平生精力傘
盤飛師田傳說令猿凡
蔗園奇才稱數尼
共愛詞華追賈董
賢詩士審罪机云
生男不到蔵穗無孙
日梅五洞晉轉
又讀後代詩云○中年須
亂壯心去湯世網知前

論曰劉庸馬克讓當十方不得不忠於方張本仁亦庸流亞也而本仁死而庸得倖其幸不幸有數耶

論曰周誠德趙觀光潘伯修皆忠義士也見危授命甘死不顧有古烈丈夫風焉抱癸奴子也從主而死豈不亦人傑哉

論曰鄧楠啓彭明祖宥其罪而用其才而劉仁本坐罹酷刑以死文采風流士類所為寒心毀徑之報其信然耶

論曰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必達有鳥丁鶴弃浩身遠害避網羅也乃其至性則尤不可及矣